



何以忻州

—旅游名城篇—

忻州古城

芦芽山太子殿

野猪口明长城

五台山

乾坤湾

云中河景区

风从“忻”中来

我分明感觉有一股深情而又清新的风吹来。这风来自黄河岸畔、来自长城脚下、来自管涔林海、来自五台山山巅，风的中心在山西——忻州。

这风有一种无形的魅力，这风有一种强大的引力，这风源自一种风景，源自一种生活。这风已经演变成一股挡不住的前往忻州去旅游的风潮与时尚……

在偏关老牛湾的那个黄昏，风从峡谷深处涌上来，带着水汽与黄土的气息，把长城墩台上的野草吹得伏倒又站起。那一刻，风像是从时间里来的——它先掠过秦汉的烽燧，再穿过明清的关隘，最后才扑上我的脸。凉丝丝的，有沙粒磨过面颊的微疼，让人想起“羌笛何须怨杨柳”的诗句。

这就是忻州的风。它不温柔，却有力；不缠绵，却深情。它在这片山河间走了太久，久到每一个褶皱里都藏着故事。

风从黄河来。从“天下黄河第一湾”的乾坤湾开始，风贴着水面滑行，把浑黄的波涛卷成千万条金鳞。对岸的内蒙古高原已沉入暮色，这边的山西崖壁还披着夕阳的残红，风就在两岸之间来回移动，像传递什么秘密。它吹过河曲的西口古渡，那里曾走过多少背井离乡的汉子，一步三回头，风把他们的离愁吹成漫天的沙尘。如今，渡口寂静，只余几艘旧船横在水边，风还在，只是不再呜咽——它吹着岸边新修的栈道、亮起的民宿灯火，以及那些举着相机惊叹的游人。黄河的风变了，从凄婉送别变成了热情迎接。

风从长城来。雁门关的隘口是风的“咽喉”，一年四季，风在那里呼啸得最为酣畅。清晨，我站在“中华第一关”的城门下，风撞上厚厚的砖墙，发出低沉的轰鸣，像千军万马正在奔袭。但你若在无人的午后登临，风又换了面孔——它从垛口间斜斜地穿来，绕着你打转，轻轻掀动你的衣襟，像一位老将军在跟你耳语：“当年，这里可不止有风。”它吹过残存的敌楼，吹过夯土的烽火台，吹过那些被历代戍卒磨出凹痕的石阶。风把铁马冰河的梦境吹散了，只剩下苍茫的寂静。可寂静里有新绿——长城脚下的杏花开了，风把花瓣吹上城头，像给古老的脊梁别上一枚漂亮的胸针。

风从太行来。五台山的峰顶常有风，但那是另一种风——清冽、透明，像被诵经声洗过。你穿过黛螺顶的石阶，风裹着松涛和檐铃的碎响，从四面八方漫上来。它在菩萨顶的金顶盘旋，把信徒手中的经幡吹得哗哗作响，那些写满祈愿的布条在风中翻飞，像一群白色的鸟。风从寺院的香炉里穿过，把檀香的烟拉成细长的丝线，缠绕在古松的枝杈间。这风里有千年不绝的梵呗，有僧袍飘动的沙沙声。它不急不躁，像一个耐心的引路人，把每个走进山门的人带向宁静。

但忻州的风不只在山川，它也会钻进古城的小巷。

忻州古城的夜，风是从街角那家蒸笼里钻出来的，它带着莜麦的醇香、羊肉的鲜膻、老醋的酸冽，拐过剪纸铺子的红窗花，又从二人台的唱腔里穿出来。最妙的是风从温泉池上拂过时，裹着氤氲的水汽，像给整座城披上了一层薄纱。游客们披着浴袍坐在露台上，风把他们的笑语送到隔壁院落的枣树上，树影婆娑，人间烟火就这么被风吹得暖暖的。

这风还吹动了更多的东西。它吹过云中河的生态带，芦苇便齐地躬了躬身；吹过奇村的温泉水，水面便荡开无数细密的皱纹；吹过三条旅游公路的彩色标线，路边的野花便摇成一片斑斓的海。风把散落在忻州大地的“珍珠”——唤醒——雁门关的沧桑、芦芽山的翠色、老牛湾的雄浑、古城的温润——然后把它们揉在一起，揉成一股更清新更温润的风，吹向更远的地方。

忻州的风不只是山河的气流；它是一座城和一片土地的吐纳，是千年文脉在当代的深呼吸。它从黄河的涛声里汲取了雄浑，从长城的砖石中借来了筋骨，从太行的松风间偷得了从容，最后在古城的烟火气里捂热了，再吹出去——吹成“忻”的声母，吹成“忻”的韵脚。

有人统计过，这一年有近三千万双脚踏过这片土地。近三千万人——他们中有多少原本只是路过？风把他们留下了。古城里日均十二万人的步履，把青石板磨得更亮；五台山七百万游客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；云中河畔每一个安眠的夜晚，把温泉的雾气蒸腾得愈发柔软。风把这些数字一一吹散，吹成街巷里摩肩接踵的人影，吹成深夜不肯散去的灯火，吹成央视镜头下那座“活着的古城”。

风从“忻”中来。

你听，它正穿过山河的册页，翻动历史的纸张，把一座城的过往与此刻同时吹响。那声音里有铁马冰河的余韵，也有温泉氤氲的柔软；有戍卒望乡的叹息，也有游子驻足的笑语。风不偏不倚地吹着，把所有时光都吹成此刻——此刻，你站在城墙上，衣袂翻飞，而风正从你耳边经过，像在说：

让这风再深情一些，再撩人一些吧。

策划:宫爱文 白雪萍
文字:赵富杰
设计:马 瑞